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陸子餘集

目録

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呉裕德

謄録監生臣范光謙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陸子餘集目録　　別集類五　明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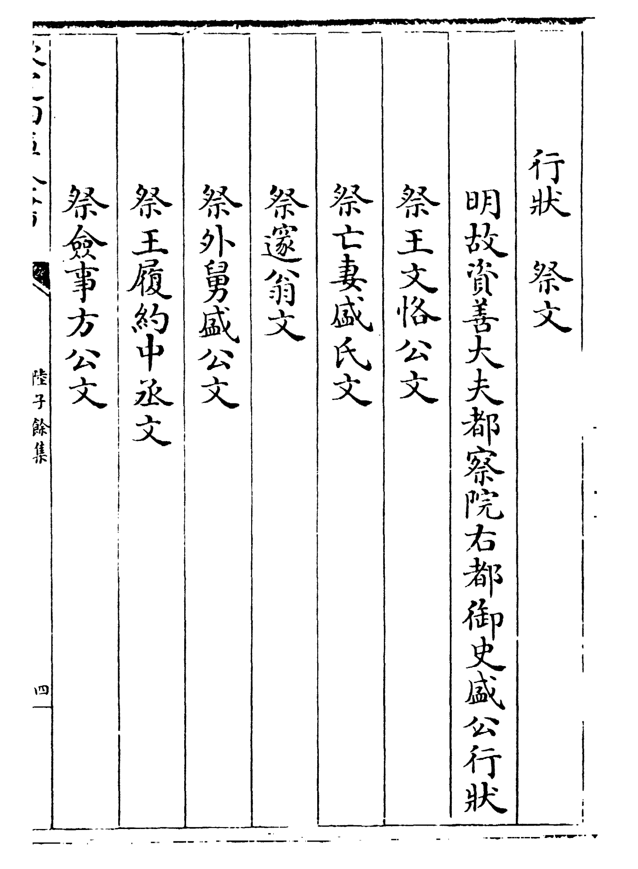
序　記

卷二

卷三

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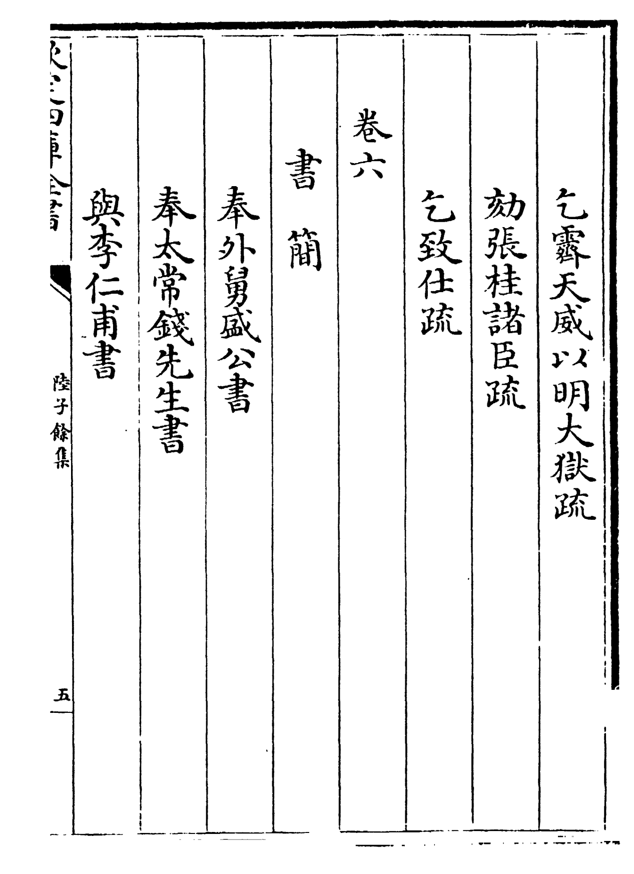
卷四



行狀　祭文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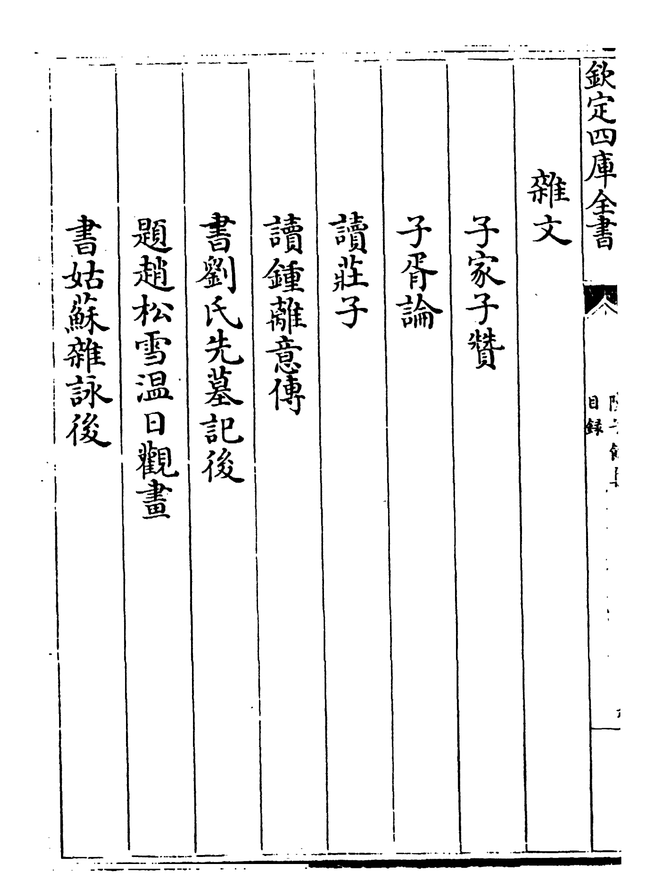
奏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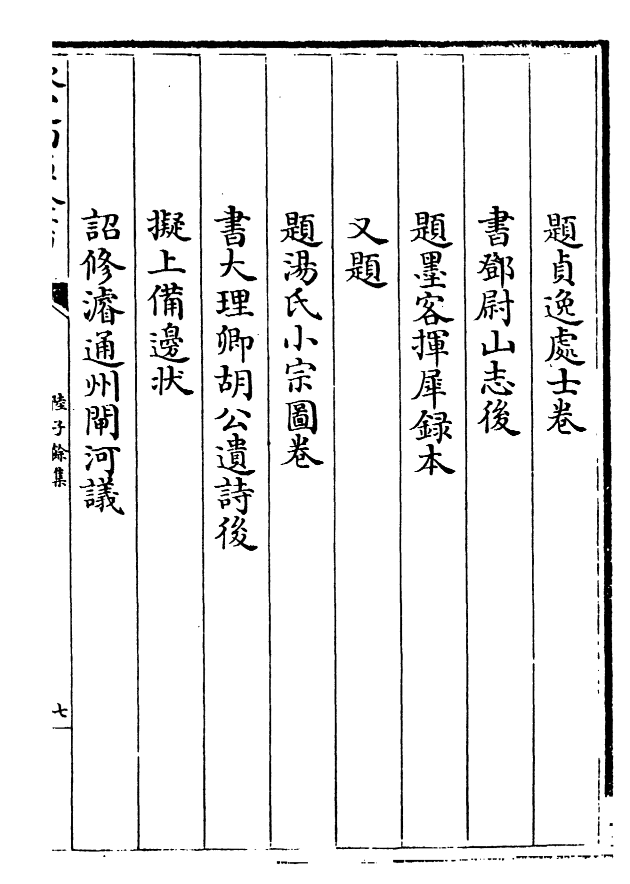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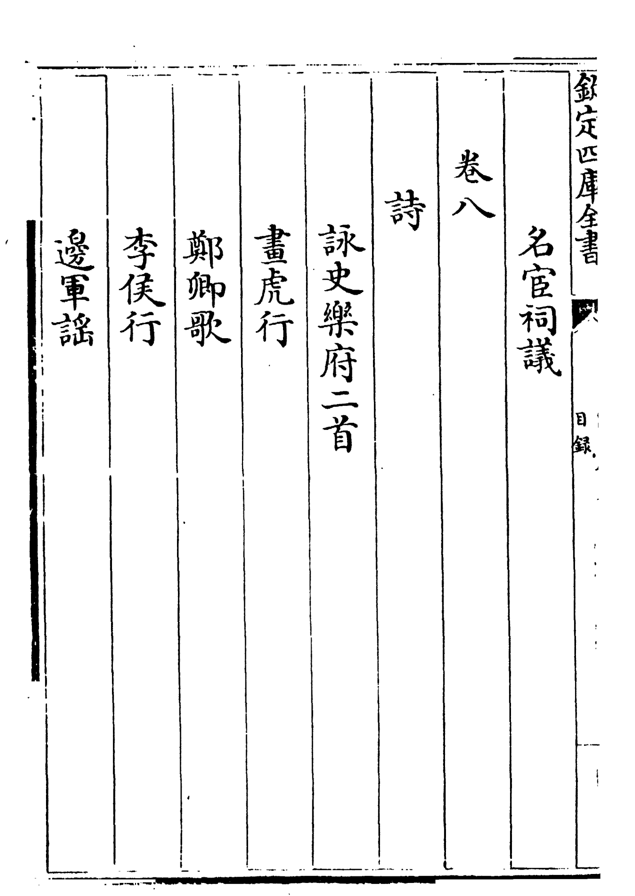
書簡

卷七



雜文





擔夫謡

朐岡行贈遲戸部兼簡馮汝强伯仲

賦内閣芍藥

送待詔文徵仲先生致仕

送魏師召之蕪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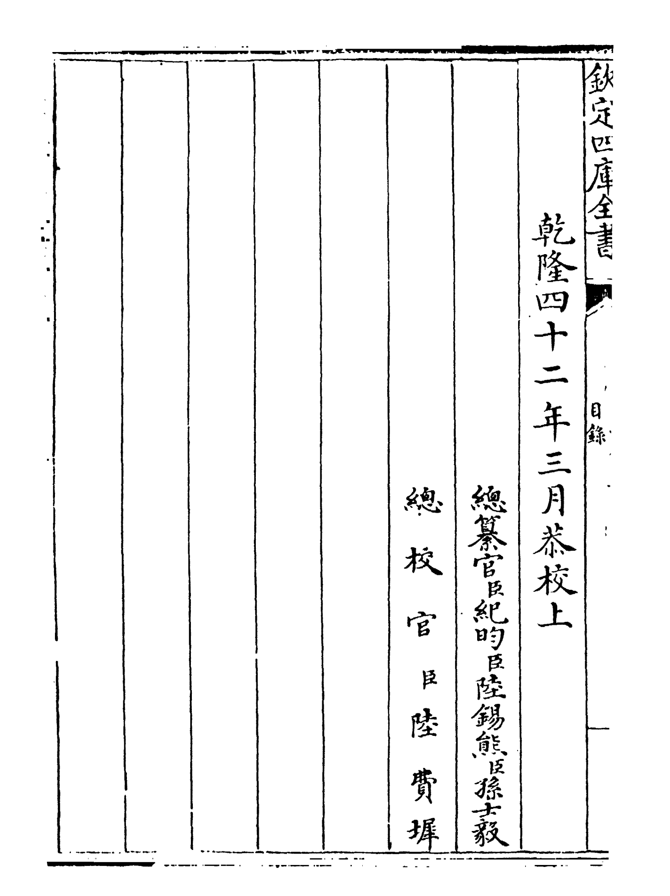
游大酉洞天

贈朱民部使君還朝

寄謝趙醫士

臣等謹案陸子餘集八卷明陸粲撰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讀書貞山人稱貞山先生嘉靖丙戌進士由翰林改授工科給事中

上書論時政下詔獄廷杖又疏劾張璁桂萼
謫都勻驛丞稍遷江西永新縣知縣尋乞終
養致仕緊詳於經史訓詁尤熟當代掌故受
業於王鏊傳其文法徐時行稱其出入左氏
司馬遷無論魏晉彭年以爲專法馬班雄深
雅健東漢諸家所不及俱推許太過惟黄宗
羲云貞山文秀美平順不起波瀾得之王文
恪居多乃歐陽氏之支流斯為能得其實矣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陸子餘集卷一

明　陸粲　撰

注荀卿子序

陸子曰吾讀荀卿子書髙其文辭而怪今之君子之好之何少也或曰荀卿者意廣而為學濶疏議論大抵矯亢失中又時譏切孟子以故近世儒者或頗黜其書吾亦甚恨卿之不遭孟子也使夫得游從焉與相切磋而去其蔽則卿固可為醇儒哉然自孔氏沒七十子之徒

散亡既盡教益衰學士大夫爭騖於權利而卿獨脩先王之言卓然不阿時好彼所謂豪傑士也非耶戰國之世儒者阨窮孟子既困於齊梁以終而卿亦老無所遇晚乃適楚楚既衰矣而黄歇當國未見其有可仕者也方天下日被秦虐吴之故墟去中國稍闊遠兵車不及卿將託焉以卒老歟非有意於干歇也卿没後李斯相秦以并天下斯雖嘗游其門而卒叛去乃用異説以殘民廢先王之道蓋其徒之不肖者也而或者謂卿之學

有以使之夫學焉而失其真自孔氏之門不能無雜而
獨卿歟其師善醫其弟子蓄蠱以殺人非師之罪也議
者以斯故病卿亦良過矣卿之書三十二篇其禮樂二
篇多戴記中語餘篇自大略以下文辭不類往往雜見
於家語諸書中將後来者勦焉以附益之乎余竊慼卿
以李斯故被汙衊因取其書粗為校定其章句又頗以
已意訓釋之以俟夫讀荀卿子者

濯纓亭筆記序

故紹興郡學訓導戴先生著書一編曰濯纓亭筆記余為緒正譌闕除其復重離為十卷華學士子潛取而刻之戴先生名冠字章甫吳之長洲人也少頴敏篤學始游鄉校已刻意為古詩文博覽無所不通而伉爽負氣高自許與不能詘折徇物八舉不中以貢上禮部入試内廷奏名第一然例止得學官王三原自廵撫江南時則愛重先生及是方掌銓先生貽之書條刺十事皆經國大務語不及私三原為斂容降歎李長沙為學士亦

奇其文皆不及薦也在紹興久之與貴人語不相下棄官歸年七十一終于家瀕終猶歌吟不輟既而嘆曰天夢夢乎世棫棫乎仳倠擁楹娵奢斥乎鐈虡駟駕隨夷踣乎已乎已乎豪傑者廢死乎聞者悲之先生早有志用世自兵農水利之説靡不論究既連蹇弗試益洩其感憤於文辭㢘峭精確多所風切平生未嘗一日廢書不覩得奇文與義為抵掌自喜輒命筆識之是編所存僅什二三葢非其至者然其扶樹教道繩枉黜邪之指

亦略可睹矣君子曰夫士苟有以信於千載雖長隕溝壑不為辱也太史遷有言俶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若戴先生幾是耶余少則知慕先生感風流之日遐懼遺文之泯墜爰敘列大校令後来者得考覽焉先生嘗作禮記集說辨疑未竟今掇其存者若干章附之編末他所纂述若詩文集尚數十卷藏其家

平越西劉氏族譜序

劉奇氏譜其族陸先生觀之曰不亦善夫不亦善夫夫譜也者宗法之遺意也昔者先王因生以賜姓胙土而命氏以重本始辨系類明親疎也小大之宗源流秩然罔有殽雜故仁讓行而天下密如也及其衰也猶有譜牒焉以識夫始終分合之故使無忽忘而已洎乎末世譜牒淪廢族姓滋舛故士有服冕乘軒而其族混於甿隷莫知收恤者嗟乎先王之禮不行而民之散也久矣其孰能修而合之劉氏之先望於汝南自宣武君聚從

高帝戡亂以功延世賞其子義始奉詔徙平越人稱西劉氏至竒五世矣乃為之譜竒可謂有志者也余也聞諸君子曰宗子之法立乃有世臣信哉斯言也今國家自通侯以及列校罔弗世禄然於宗法猶未遑及是故奢麗同流而象賢濟美之道闕焉夫變俗者庸衆之所驚也復古者中士之所難也必也為之以漸則莫要於為譜矣譜立故分明分明故義達義達故仁讓之道著而宗法可行也竒也為此將無意乎俾世禄之族胥慕

而效之禮其有弗興乎故序之以勸有禮也

怡老園燕集詩序

歲辛巳四月之朔少傅太原公張燕于怡老園之池亭門下士侍坐者凡八人是日風融日舒樽几潔修嚣壓俗慮若遁若避無自入焉時憑髙而望則秦餘杭以西諸山間厠隱滅於城堞間若其合形效伎而來也酒半公取杜少陵句分韻命人為詩一章章次第成復移飲於清癊堂適他客有善歌者酒至則歌以送之談詠間

癸竟日乃罷公曰樂矣今日之會也可無述乎於是頳川陳怡取諸詩聯為卷以授桀曰子盍有以復於公桀也聞之昔之居大位者患不能退即退矣有物焉役之則其身且不暇而何有於樂若夫養尊自髙倡焉而莫與和者又不論也公為三公年未及衰卷懐早退徜徉湖山樂亦甚矣而弘厚特達汲引後進恒若不逮四方之學者莫不思操几杖以從公游若今兹之會雖游從之常而諸生於是挹清飲醇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

成者矣可不謂樂乎昔裴晉公晚居洛陽與劉白輩窮晝夜飲午橋綠野之勝至於今人能道之然或者謂晉公蓋覩時事之不滿人意故託焉以自晦也雖樂而憂存矣今之時非晉公時比也公其何憂然古之大臣憂時體國固有身江湖心魏闕者而公豈遂恝然於此哉是故意與感觸形諸篇章者屢寄其忠愛之誠焉孰謂公之果無憂也夫公之憂憂以天下公所獨也吾徒其何敢與知若夫樂則與衆同矣雖然有獨樂者焉非游

從文字之謂也公且不能自言而吾徒又何足以知之粲也不敢啟卒書以請焉作怡老園燕集詩序

送同年戚秀夫知歸安序

全椒戚秀夫以進士拜湖之歸安令湖在浙西為名郡歸安其上縣也其地當吳江之陽震澤之陰昇山在其東何山在其南卞山直其北武康長興諸山屬列環嚮蜿蜒起伏娟好秀麗其水則苕霅諸溪流衍灌溉為利甚博其土宜桑稼又多茭蒲茶䒘之產木綿文綾衣被

天下其民朴而務本愿而不爭其士秀敏而好學王逸少謝安石顔魯公諸君子之流風遺教猶有存者乎何其俗之美也臨是邦者為政宜若易然而在今日猶病其難何哉自頃年来東南諸郡數罹水旱公私之力大抵困屈儆獨湖為然也役大而民勞賦繁而財窘長民者一身而百責萃焉信其有不易為者乎雖然吾聞古之君子將有為於天下其始必自夫難者試之進士為縣仕之始也雖當其難亦有志者所不辭矣今之為縣

者治不一二年則諰諰然欲亟去之勇於取名而怯於為義巧於奉上而疎於得民前規後隨以為當然使夫王澤不宣元元滋困非以是故與抑所謂有志者何世無之意其誠心經理如古循吏者或亦有人焉而世特未知也秀夫君子人也貌温而莊言慤而慎推是為政其行古道而不襲流俗之風決矣當斯人之憔悴在上者茍有意焉足以使其惠朝布而暮及又况民風土俗之厚若歸安者乎其亦易治也秀夫往哉難不為沮易

不為怠惟政之善不惟官之達則歸安治矣

浙江鄉試録序

嘉靖戊子秋八月浙江鄉試給事中臣粲郎中臣鑰寔
奉命主之臣粲竊惟浙江古揚州之境而今之首藩也
粤自我皇祖起南服定金陵遂下浙東西諸郡方國家
草創日不暇給而崇禮樂考文章搢紳先生出入風議
訢訢如也其間二三者碩衮侍帷幄者大抵皆自浙起
以博學贍辭潤色鴻業於是皇明之號令典法炳焉與

三代同風而浙之文遂先天下粲不倭嘗好觀國朝故事而知其槩矣乃今承乏考校始盡得其賢士者之文而縱觀焉有取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信乎其為盛也於是知皇祖之澤遠矣雖然文者道之華而行之飾也昔者孔子稱周之盛曰郁郁乎文哉他日論禮樂則慨然思從先進又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非謂夫文之有本哉由周以下言文者必曰秦漢秦漢尚矣近世以文取士宜莫盛於唐時則有若陸贄者司考校而韓愈輩

出焉天下至于今稱之然愈嘗自言其當時程試之文以為讀之使人忸怩而已耳其信然乎抑有激而云爾也夫唐之文初亦失之靡矣自愈出然後一振之以復於古彼所謂豪傑之士者非邪而其始也微贄孰能知而取之我國家稽古立法以經術造士百六十年治教熙洽文亦日趨於盛學士大夫操筆伸紙類能達其所欲言者顧藻飾有餘而朴茂忠實之意視前輩若少衰焉當是時其亦有豪傑者出而振之而司考校者亦能

知而取之乎聖天子方篤意教化屢詔所司選師儒嚴條約將責士以有本之學而非直曰文云者故屬者之舉雖有司存而特簡近臣涖之意嚮所在昭然可識士於是時有弗自奮也者非夫也況若浙之嘗以文先天下者哉將必有異才焉如愈者卓然出其間乎得若人以稱塞明詔則司考校者之責任亦無負矣而愧無贄之明弗能識也抑所謂公無私者或庶幾焉爾矣是舉也同考試則學正某某教諭某某某監臨則巡按監察

御史某提調則左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副使某士就試者二千八百有奇預選者九十人刻其文之優者二十一篇合諸執事姓名為録以獻粲序之

靜芳亭稿後序

少司馬高吾先生陳公有文一編曰靜芳亭稿自武陵以寓粲粲既受而卒業為之歎曰於乎善言哉公楚人也昔者楚在春秋時為大國號多人材若申叔時聲子

子革薳啓疆王孫圉之徒其辭令雍容著於傳記者爛然成章矣蓋有先王之遺風焉是後則有屈宋唐景諸子以詞賦著稱渢渢乎亦風雅之流亞也由漢以來作者間出明興百年人文宣昭至於憲孝之間盛矣時則名卿大夫之楚産者若茶陵華容郴州諸公咸以渾厚博大之文震燿海内武陵在湖北之境去中州數千里公奮起其間振華發藻與數公者殆相頡頏焉今即是編觀之其辭大抵質而雅簡而暢盡而弗汙無艱深刻

削之態而思致不窮非善言者其孰能之乃其指事切理確然可著於實用者則公經世宰物之略亦往往而在君子謂不徒文而已也矧獨曰楚人之辭云哉抑嘗聞之君子之學惟靜故專惟曠故達公自謝政家居不以世務嬰心結廬高吾山下日諷詠游適其閒蓋所造詣益深以粹謂夫有得於靜與曠也非歟自今公之著述殆將日富是編者曰為之權輿可也雖然讀是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贈訓導嚴用文之官寧海序

正德間中丞恒山張公以御史奉璽書督南畿學政公修政彊執不受請託黜陟明允一時士類畏而仰之若神明焉歲乙亥按試吳中時則吾長洲之士在優列者五人而甫里嚴君用文名第一公亟稱諸人曰此進士才也於是君之聲譽一日隱然動江左所在傳誦其文咸曰此進士才也然君數奇屢試於鄉不利頃以貢上京師廷試日翰林華侍讀子潛閲編修師望閲其卷驚

歎曰貢士中乃有斯人旣而從銓部選得分教山東之寧海州諸嘗與交游者爭惜之謂如君之才寧不能自奮科目而僅得此雖君亦何能無不豫耶粲聞之竊以爲是未爲知言者夫科目之不足以盡人材也久矣今之仕者大抵重進士得之者侈然若有餘不得者歉然若不足由君子觀之直如博者之於梟其中與否有幸不幸耳曾何足置欣戚於其間而士顧以是自爲輕重世亦從而輕重之也非惑歟士貴有諸已誠有諸已也

彼在外之得喪吾何知焉君胡為不豫寧海古齊地今為東方大州負海阻山人物殷盛吾意其俗之闊達多知而好經術矜功名猶有如太史遷班固所稱者乎而君儼然束帶臨之抗顏稱師亦足樂矣矧今天子明聖屢詔中外選拔賢能不限資格士以貢升者得與進士並用往往躋陟華要當是時將必有人焉勵行檢飭官箴卓然出乎其類以應上之求者不在君歟君胡為不豫桀與君俱張公弟子嘗濫名五人者之列相知最深

於其行不能黙也故為著所欲言者如此既以解衆之惑又以為君贈

仙華集後序

仙華集者吾吳趙與哲先生所著也吳自昔以文學擅天下蓋不獨名卿材大夫之述作烜赫流著而布衣韋帶之徒篤學修詞者亦累世未嘗乏絶其在本朝憲孝之間世運熈洽海内日興於藝文而是邦尤稱多士于時若杜用嘉陳孟賢二公以髙年為諸儒倡率寂先有

名繼則先生與賀美之都維明樓仲彛沈啓南史明古輩相踵而起數君子者雖其造詣或殊然大抵博雅有文行義修潔出入則古衣冠人望而起敬部使者若郡縣大夫側行襒席將迎恐後縉紳東西行過郡中者輒造其廬而禮焉高標遠韻照映一時鄉人盖至于今稱之不衰而先生尤意度倜儻喜論當世事嘗受知於巡撫三原王公值歉歲三上書請蠲賦言極剴切御史理尺籍誣執民為軍先生貽之書力陳利害民頼以免其

他事往往類此至於文辭亦伉健質實不肯骫骳以諧世好古所謂直諒多聞者非斯人歟自先生與數君子者沒吳中耆舊略盡後進之士琱瑑曼辭日入於佻巧而前輩朴雅誠直之意微矣粲生晩竊獨嚮往之而不獲覩其流風遺烈以為恨乃今讀先生之文寔重有感焉或者顧疑其言涉時事非處士所宜是殆不然夫人各有志劉勝雖清高未必賢於杜密使李膺為鍾瑾亦非所安也彼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者直拘士一隅之見

豈所以論夫弘達君子者哉是集為詩文通若干首葢先生之子處州教授馨所自輯録將刻而傳焉屬粲為校定因附所欲言者於後先生名同魯與晳其字其先出宋宗室所居有仙華山因以名其集云

贈長洲趙侯入覲序

蘇天下劇郡長洲其首邑也為之令者恒病其難自余省事已來所見邑之賢令亦無幾人若李開州俞新昌賀渭南三君者皆循良吏也語其所長則今趙侯實兼

之侯闕西盩厔人以進士釋褐補令長洲始至值縣政久不理蠹弊叢積慨然將一蠲滌之既悉心訪究得其利病所在於是摧抑富彊扶樹貧弱豪右獵取之徒咸斂戢退聽而困踣失業者始栩栩若更生矣諸大姓詭冒縉紳家籍規免庸調悉釐正之使與編氓齒民當受役者苦輕重失平侯先黙察其貲力高下手自籍記及期召立庭中披籍命之無弗愜適政務填委雍容裁決動中肯綮無細大皆立斷胥吏束手不能為姦而貴勢

請託亦無自入也民曰有開州之敏侯性恬淡寡欲而介潔自將苞苴不入服御儉陋如寒士居常非公會不設肉食間出百里外一隸負簞笥以從菜羹糲飯欣然甘之大官顯人過境無一蔬之餉役于官者終歳晏然不知横費民曰有新昌之儉制使以璽書督逋賦他邑民死杖下者什九侯獨以身捍拒又為多方擘畫賦卒用完而民間按堵無擾及諸非時科率一切省削上官或有可否輒斷斷辨爭必得請乃已時有所拘攝第出

片紙授里甲以往墟落閒無公隸之跡焉其視衆庶所患若真若疾痛在已懼其除去之不速也民曰有渭南之仁若夫獄訟清賦稅集特其餘事耳蓋侯既才識優裕又果於自信未嘗以利害為前卻監司牧守往往以彊項目之或加譴怒訖不為變至於接對士民則又平易簡直弗屑以笞罰立威而得其一言者罔不厭服是故無賢不肖咸愛樂其政頌歎者無間言云君子曰昔之循良吏列於史牒者可數矣後世以為不可覯見及

令觀趙侯之政乃知古人未足多也而以三君為况葢
直舉夫耳目所睹記者爾侯涖邑四年輩類多起取清
顯而侯邅回日久無沮悔色益勤恤民隱孜孜未已也
於戲賢哉於是侯當入覲京師民聞之曰侯其自此升
矣嬰孺失母如吾人何嚬泣咨嗟相屬於路余固閔夫
人之情而重惜賢令之去弗能留也雖然竊願有以告
侯者長洲之境東西相距僅百里耳歲賦且數十萬雜
調不與焉自頃水旱相仍田里凋瘵而征需之目有加

無已斯非仁人所慼頞者乎前此侯甞語余以所當釐革者而太息曰是吾今日所不得為與所不敢言也而有志焉今侯且升朝為天子近臣是將得為之矣雖不得為將得言之矣而豈遽忘前日之志哉古之人臣見於君者必有所執以為贄侯之往也獨無以自獻者乎余也寔深望之於其行書以為贈

後執法篇贈陳子東之考績

閩陳子東之之補常郡推官也吾友濮陽蘇允吉氏贈

之執法篇其考績當行也屬邑武進令李子元素而下五人求贈言於陸子陸子曰夫蘇氏之旨陳子則允蹈之矣余何言哉然李子之請弗但已也於是為作後執法篇云　陸子曰甚哉執法之難也往古之世吏持其法如懸衡而上下俠然從之無或沮也無或蔽也俗降而靡薄姦偽萌起士民之謗讟易興監司者尊嚴若神喜怒好惡弗常也當是時吏救過不給何暇乃得行其志乎是故有沮焉則靡靡則弛有蔽焉則惑惑則紊於

是乎法抏而民敝非一日之積矣為說者曰士欲其剛夫剛則無靡也欲其明夫明則無惑也士無剛明之資故曰執法難斯言似也近世吏有聲為剛明者矣覂考之乃不然其為剛也悻悻者也其為明也察察者也俄而進陟以馴至乎大僚也則盡易其本操悻悻者緦緦爾矣察察者憒憒爾矣此無異故弗誠之過也君子曰非剛明之難也誠則難矣無靡也無惑也而有終茲惟誠乎執法者能誠而天下其誰易之陳子始起明經典

教于濮既而舉進士補令官所治名天下要劇郡乃陳子為之撥煩理棼有餘裕焉其聽獄無遯情而議法有定守忠信懇款之意藹然出刑章吏牘外所謂剛明而誠者非耶陳子令入朝且進陟而顯矣雖大僚固其所必至也君子謂若人曩治一郡不肯枉三尺法以病民而為大僚有弗達其志者乎陳子行矣無靡也無惑也而有終其毋曰執法難也余始識陳子寔因其官之長符子大克符子者蓋今之清彊吏云余固重其剛明而

尤願其有終者故於陳子而獻規焉亦因以勵符子也

贈郡倅常公序

昔者嘗讀史至班孟堅范蔚宗所述循吏傳觀其為政雖設施方略不同然大抵尊賢貴德躬行禮讓以先之使衆庶悅慕興於行誼是以教化宣明風俗歸厚後世稱其弘美千載不衰葢導民有本者其效如此自余始有知識亦嘗聞諸長老言往時從政者每以禮教為大務於境内賢士大夫歲時造請往来儀節雍容甚盛乃

至山林韋布有修辭飭行者輒親屈邦君之重與之為禮其人皆褒衣大冠槃辟雅拜坐則講説今古移日乃罷以為常當是時弘厚謙抑之風由都邑達乎田野民知自愛而重犯法獄訟衰減苛慝不作上下之間穆如也比歳以来此道寖廢自墨綬以上皆簡貴自尊其遇士大夫匪惟禮意之薄而已又加威怒焉有訟者至於庭稍涉搢紳之族鮮不被抑然所陵藉特其閒冷孱弱者耳即貴勢家雖有姦如山不問且自詭能摧彊扶弱

以是立名迹云嗟乎亦弗思甚矣為治自有中道刻轢細民以奉巨室賢者恥之而挫辱衣冠以悅姦宄亦仁人之所惡也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若彼所為謂之違道非邪乃使譁訐增長嚚訟日繁天下之俗浸淫入於靡薄是誰之過歟於是乎知古之循吏屈已下賢以訓厲民俗也其識慮遠矣而良史書之不厭繁委亦有意哉交河常公起進士為尚書郎擢御史出叅大藩坐詿累左遷倅貳吳郡為人倜儻有大節其好士特出

於天性雖簿書倥偬而延訪耆俊恒若不及後進諸生
苟知文藝公皆虛心引接察其所欲惡而道利之進見
者人人自以為常公親已遠近聞之譽嘆相屬曰是風
也其不見於當世久矣昔宓子賤宰單父師事邑之賢
士仲尼惜之以為所治者小未盡其用有如常公蓋能
敦行古道者乃令以資望當遷君子亦惜其蒞吳之不
専且久也今得綰章斯郡或綏殿南服假以歲月禮讓
之俗庶其有興乎公明達善斷寬簡不苛聽獄無小大

必忝稽情法未嘗茍徇上官喜怒人尤以為難其政蓋無弗可紀余屬有感於公待士之盛也故所論特詳焉因書以為贈將藉以聞於今之從政者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嘉靖己酉前翰林待詔衡山先生長洲文公年八十乃十一月六日維初度之辰學士大夫之能言者咸以文辭為壽粲雅辱先生知愛雖固陋其敢無述焉蓋嘗觀之國家當太平極盛之日天地之氣沖融和粹者常鍾

於人材於是有道德博聞之士出乎其間當其遇於世則雲蒸龍變聲績卓殊其不遇也則其中之浩浩者固有以自足而其蘊績行溢之餘乃獨發舒為文章經量三才鐫刻萬物以極其所欲言而存諸方策皆足以信今傳後斯亦千載之鴻業矣若人者雖戢身韜光不涉世軌然高風絕塵傾動海內如鵷雛鸑鷟翺翔千仞不可狎玩而有目者舉識為盛時之瑞也求諸今日蓋先生其人哉先生純明高雅口無擇言居常與物無競至

於出處辭受大節所存則執義堅定終不少貶徇俗雖
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其為學未嘗標揭門戶詭激干名
而粹然一出於正早歲厭章句骫骳之習為文辭力追
古作者旁綜六藝咸臻其極始在鄉校則已名滿天下
自公卿以及韋布之流莫不人誦其言家有其書東西
行過吳者輒往造門以考德問業幾無虛日云間被薦
升朝入翰林典國史以不能屈意權貴遂致事歸天下
高其節而惜其學之不什一試也衆嘗竊論先生之行

迹謂其介潔則徐孺子醇懿則管幼安真率則陶元亮
君子良以為知言乃今歸然大耊其道益尊文益奇而
神完氣厚視聽步履不衰世恒言令名壽考難於具備
先生寔兼得之意所謂沖融和粹者獨禀其全乎噫嘻
盛哉抑粲聞之君子之受福於天也匪徒身自饗之乃
國家與蒙其庥焉是故古之耆艾魁壘之士其用舍進
退論者以占國盛衰雖其閑居佚處猶足以訓整邦族
扶翊名教蓋所繫之重如此方今雖道化隆洽而士習

未純前輩樸訥渾厚之風幾於泯息誠得大雅君子敦
行古道為之表率以匡拯頹俗其庶幾乎名德如先生
者今世無幾人天而有意於斯道之昌則其福履所躋
未可量也然則吾黨所以壽先生者豈區區頌禱之私
言哉曰為天下賀可矣

又

交河常公以藩司大僚因事左降稍遷倅乘來涖于吳
誠直豈弟敦悅典文政事之暇輒造請郡中名德其尤

所敬禮者則内翰衡山先生文公公今年先生壽八十常
公諸粲告曰吾且為先生壽宜有辭以將之願以屬子
矣粲謝不敏公曰吾頃侍坐於先生聞亟稱子之達於
辭也子其無讓粲曰唯唯昔者聞之書曰天壽平格保
乂有殷又曰尚猷詢兹黄髮則罔所愆蓋老成人之重
於天下也如此雖其隱顯異軌進退殊致皆足以彰朝
廷之榮華為邦邑之光美若二老来歸而周業勃興子
夏居西河則魏國增重乃自古記之矣先生自未仕時

則以文章節行負海內之望雖嘗列官禁近而乞身早退未究於用然清修介特之操足以廉頑立懦者固已振動一時至其孝友著於家庭忠信孚於鄉族而微言緒論依於仁義道德者皆斯人之矩則也昔人謂國家隆盛之日其君子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殆先生之謂哉大抵老成處世如崇山峻嶽凝然鎮重莫覩其施為運用之迹而興雲出雨澤及萬物是故古之為政者鮮不以尊賢尚齒為先務知化理之本存焉

爾如常公所為嚮往於先生者君子謂其非茍然而已也蓋隆耆碩重禮讓以篤俗訓民其所觀示者大矣昔任長孫崇嚴陵之禮孔文舉表鄭公之鄉前史書之以著其弘美其在吾吳若宋元豐間程師孟閭丘孝終諸鄉彦為壽集曰十老會時浦城章公岵守郡實首倡斯舉相與賦詠成什而米禮部芾為序之談者每以為盛事今先生之賢視彼諸君子吾未知所先後也而常公所行非古人之操與粲也竊願以不腆之言贊揚其盛

令異時得綴録郡乘附海嶽翁後有榮耀焉故承公之命也遂不卒辭而為之序

貴州按察司題名記

貴州按察司重刻題名碑成憲使王公僉事朱公屬粲記之粲獲寓目焉而歎曰盛哉是其史之遺意乎史莫大於春秋矣辭不費而勸懲之旨備後之作者其孰能違之今夫題名古未有也殆昉於近世乎自姓氏邑里之外不加一辭而勸懲之道亦森然昭矣曰史之遺意

也非鄉貴故夷境我文皇帝時始詔以郡縣置又設方岳重臣董臨之與内地等乃聖慮所及則大且遠矣顧今之吏於兹土者其自視則以為弗内地若也雖用人者視之亦弗内地若也是故綿歷百年而王澤猶壅習俗弗移則豈獨其民之罪哉夫憲司群吏之表也政之廢興恒必由之題名雖淺事往跡存焉觀所以得謗譽亦太史遷所謂當世得失之林矣因是以儆夫在位者庶有益乎君子謂勸懲之大者將於是乎在其誰曰非

史也二公聞之咸曰善夫子之言也已盡書之遂書以冠碑首

思甯堂記

吾兄子徵先生少侍吾外祖叅議胡府君學始為文辭已警拔不凡府君竒焉因取魏陽元故事為制字曰思甯而命之曰爾其成吾宅相乎勉之無忘外氏矣先生既長與群從聯名始更今字顧不忍忘府君之教乃以思甯名其所居之堂而以自號云夫甯氏在當時非顯

者徒以陽元之故遂有聞於世斯亦竒矣雖然彼所謂成其宅相云者直志於富貴耳非君子所願學也府君剛方介潔平生視勢利若將浼焉至於急流勇退家居三十年絶跡公府有慕其名者求一識面不可得葢古之獨行君子也此豈以富貴望其後人者哉昔眉山之程有蘇長公為之甥而歙祝氏實朱晦翁所自出二公之賢於外氏有光焉此固府君之所甞稱述而先生所為不忍忘者也又豈直以陽元自待耶粲始知學先生

以府君之命為之師鼇愭發矇恩實罔極比粲忝竊乙酉鄉薦繼舉丙戌進士皆與府君同鄉人以為竒事先生獨累舉弗偶時論稱屈而粲尤有愧於先之之歎先生處之裕然曰士固有當務者獨一第而已乎君子謂其所養者粹矣先生今年五十乃二月十一日為始生之辰粲方縶官于外念無以致祝頌者輒記其名堂之意如此因以為壽云先生忠信仁厚未嘗為矯飾不情之行而與物無忤有暴戾者素欺侮之亦一切容忍不

校爲文章温雅暢達而秀傑之氣溢發嘗捜礫經史傳記手自筆録爲書數百卷藏於家他日槩将序而傳之今未暇及也

鄒氏復節婦墓記

節婦鄒氏蓋宋名臣浩裔孫云所居常熟之東始莊父處士士能行誼髙潔節婦諱淑清嫁長洲民陳復復戍死雲南節婦方盛年無子能抗志食貧誓不更適雖履涉艱危而卒完其操正統甲子部使者以聞於朝有詔

旌其門節婦死葬邑中西凌橋之側若干步歲久墓域
蕪没稍為鄉氓所侵據鄒之族人僉謀復之力弗逮也
處士之五世孫寀時尚少獨慨然曰是寧不在我會御
史中丞虞山先生陳公有別墅直墓地氓遂舉以售焉
守者且屋其上公始弗知也他日或以告公曰嘻聞之
後矣亟命撤屋標識其處約敕往來者使無踐毀歲丙
午寀自縣學生舉於鄉廼詣公以請公曰是吾夙心也
即以歸之寀於是屬徒役剚荆榛燔茅茷作垣埒樹松

擯擇良日修祀事宗親集會小大咸喜曰吾節婦之窀穸於斯丘也微我中丞公其卒湮沒爾矣爰相與頌公之弘美曰丘之隆隆孰培爾封我公之功丘之秩秩孰奠爾宅我公之德凡鄒孫子世其歆祀祝公萬年錫嘏自天察閭以語粲粲曰不亦善夫不亦善夫夫君子之甄表節義凡以篤俗導民而已節婦事嘗著列縣乘迨今且逾百年鄉人猶藉藉談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其體魄藏焉者乎而

頽然淪廢固仁人之所隱矣中丞公以純德雅道紀綱
人倫葢嘗執憲中朝則繩弼之誼著保釐外服則彰癉
之法昭今玆之舉在公直細事爾然扶植彜教以軌訓
邦俗者固於是乎在昔呂榮殉節縻君崇義婦之阪鬱
生守志姚子表貞姬之號斯固吾鄉邑舊事也乃今復
遘見之而察能篤念先烈敏於舉義以卒成其父兄宗
族之志亦賢矣君子謂中丞公也仁謂察也孝皆盛節
也不可以不志庸敘述大致俾刊列貞石植諸墓左誕

彰厥休且以視後来者庶永永無壞

陸子餘集卷一

陸子餘集卷二

明　陸粲　撰

戴先生傳

戴先生諱泰字嶽宗世為江西之永新人先生少穎異日記千言為文援筆立就以家難避之襄陽襄陽人未之知也獨居敝廬中躬執爨滌旦暮手一編朗誦不絶口旁舍人窺見異之就問曰客何為者自若如是先生不應居久之士人有知之者延致之家為塾師遂占籍

襄陽補縣學生同輩見所業驚服稍稍從問難因折節為弟子先生故治易諸為易學者爭願從先生游當是時先生名聞江漢間成化戊子薦湖南魁其經辛丑禮部試中乙榜授蜀之南川教諭地雜夷獠士鮮知學先生日夜親督教之數年乃有領薦者調大足應聘考浙江鄉試稱得人秩再滿乞致仕不待報輒去當道者強起之又調金壇而先生自顧老矣益不樂亡何竟歸諸生留之不得涕泣送之歸十年卒年八十二先生性敦

厚質直繼母性嚴事之以孝聞仕二十餘歲不過校官
所至未嘗以私干人自言吾無過人者顧平生不能言
利耳既老家赤貧服御單陋有人所不堪者終不問産
業所著述務以理勝嘗教學者屬文當先治心無徒支
離其辭為也君子以為知言先生之先本蕭氏元季有
宗濂者為廬陵判簿當天下亂糾義旅捍鄉社髙帝聞
其名召授節鉞不屈死金陵市中至其孫為戴氏甥因
冒姓戴至今自判簿以節死鄉人髙之其後子孫寖顯

若代長史禮蜀伴讀弼汀州守禧及先生皆起科目為名人先生子梧今嘉善令忠信好修世其家

陸粲曰余聞之太史遷言漢祖滅項氏令諸故項籍臣皆名籍獨鄭君不奉詔被逐死至其子莊官九卿諸孫為二千石者六七人今觀判簿之死偉矣其後世貴盛略與鄭氏等天於忠義之報固有意哉梧與余同進士舉相善求傳其父平生得判簿死事因附著云

陸義姑姊傳

陸義姑姊者吳郡陸粲之姊也婉嫕有識鑒歸蔣氏而寡其弟粲舉進士為給事中疎戇好言事一歲中章十餘上數譏彈用事者過惡竟以是得罪謫西南夷徼外地荒遠不能以家從粲既行數月而其妻病歿有一男一女皆幼母胡夫人老且失明方悲號嘑天莫知為計姊聞之曰嘻此吾責也顧其子曰善視而室吾往與二雛俱存亡矣亟走弟舍抱持其男若女以泣日撫視之且教以學書記及女紅恩意甚篤男若女皆忘其母之

沒也他日粲得稍遷為縣令過家戀戀不能别姊曰行矣有而姊在何憂粲亦遂慨然辭去不復顧家曰有吾姊在何憂久之粲致事歸其男若女則皆長矣姊又曰為縫紉衣被飭治奩具視畢婚嫁乃辭去復從其子以居於是吳之大夫士凡與粲兄弟友者聞之莫不髙賢姊之行曰昔者魯婦人遭亂舍巳子而存兄子時號魯義姑姊今姊行足追配若人宜遂曰陸義姑姊云或曰姊其有所聞而興起者歟姊未嘗學問顧自其少時喜

從諸弟說史傳故實及覽稗官小說至古人壯節事輒拊手稱善為吟誦不釋口夫其嗜義也固天性然耶然姊居貧足不出闔閾又其諸弟及子皆賤士不能藉交於四方之賢豪長者以談說游揚其名故姊之事獨其鄉人知之耳令世有良史如劉中壘者錄寘之列女傳中安知不與魯義姑姊者並傳也雖然姊之始願則豈為區區之名哉於是姊年且六十其弟粲將率其男若女往為壽而書其事以視之曰俾爾後之人無忘焉作

陸義姑姊傳

給事中李公傳

給事中李公者大梁之祥符人也名濙字宗禹一字原潔其先自燕来居大梁世有顯人稱衣冠家公早孤力學被選為校官弟子員美鬚眉儀觀豐偉好倜儻大節舉成化辛丑進士久之拜南京户科給事中會敬皇帝初即位是歲六月朔日有食之公上疏勸上飭躬修政以銷弭變異因陳慎始保終之戒上嘉納焉都民當供

雜調者其高貲富人大抵為貴勢家私役而官中百需

特倚辦下戶公令所司覈實而均其征有挾私干請者

痛斥絕之於是宿弊盡蠲上下稱便中貴錢能素饕誕

時典留鑰兄弟為姦利暴横都城中公奏劾其罪狀又

論刑臣不宜干紀與政辭指尤峻切用事者怒俄有盜

取土於孝陵壖中者公廉得其主名以聞用事者因指

擿以為誣罔非所宜言有詔鐫一階補肥鄉丞肥鄉小

邑去京師差近朝貴往来境上每有所發取守令不能

距違公至則一切裁之以法其後遂莫敢妄求皆曰無撓彼彊項丞為也是時左降官多簡傲不省事獨公盡心吏職推情與下先諭教而後笞罰民大信愛之惟恐其去也一日集數百人走闕下上書言願從明天子乞李丞惠養小民書報聞而公以母憂歸矣比終喪年纔五十餘遂無仕進意家居日夕手一編絕跡公府部使者以下造門不輒見既見語不及私所居湫隘或請更諸爽塏者謝曰先人安焉余不足以嗣之余保此足矣

巡撫都御史孫需陶琰先後列薦于朝使郡守丞即其家勸之復出譬説良苦公弗應既而拊心笑曰此中乃堅過於石何可轉也因署所居曰石菴以著其志中貴廖鎧鎮守河南勢張甚蔑視士大夫獨心敬公間為具召之時賓客滿坐待公舉酒公不得已彊往酒一再行即據席睡大鼾鎧慙顧左右曰李公老人也不勝桮杓矣少選公起拭目理鬚長揖徑去鎧為罔然自失自是不復召也論者儗之宋廣平待王毛仲事云素輕財居

官所得俸禄悉分遺族人未嘗營立産業既老益貧常飯脱粟猶時時弗繼獨居一室土牀葦席而已然無不足之色遇良日乘小車從子姓出游茂林廣野靡所不之意欣然樂也正德癸酉年七十一乃終公善書所為詩文皆有思致今存者若干首

陸子曰班固書稱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游行自適雖宰相欲延致之東閤弗屑也余觀李公仕盛明之朝數上書顯譏貴勢亦矯矯壯激矣

其謫也非上意今異時復起必且馴致大官乃泯迹里閭優繇終老遭有力者相援而執志弗變方諸槐里令屈彊衰世者雖所遇不同然風操則髣髴似之矣抑吾聞馬文淵有言凡人既貴當使可復賤也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即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耳若李公者食貧不悔為人所難所謂可使復賤者非邪公子世德為禮部郎坐小法謫吳邑博士間述公行實視余余為列其大者以傳

前樂安令顧先生壽藏銘

先生姓顧氏名蘭字榮甫其先家吳之香山國初始遷郡城臨頓里今為里人父倫母薛氏先生少則儁朗不羣未冠已博綜羣藉補長洲學生弘治戊午占應天府鄉薦累試禮部不第正德丁丑謁選得山東淄川令淄川小邑而賦役繁重富人子大抵出貲為省府掾以黃緣規免先生按籍鈎考令諸科謫一視資産為差吏徒抱案受署不能有所前却上官聞為下其法於旁郡邑

行之無弗稱便他雜調為民病者一切放罷邑故有鄭
康成祠久廢亟為繕治率學官弟子以時行祀事毀僧
尼廬即其故址作社學簡少俊立師教之民駸駸嚮化
俄改知江西之樂安樂安俗尤靡薄人死泥堪輿家言
積十餘歲不葬子弟未冠而婚女婦夫死不持服輒嫁
先生以禮風曉其士民且白監司嚴設科禁俗用丕變
里胥豪奪鄉民不令受事先生察其利病為參停均適
常使孤遠者得所民喜相傳告自山谷爭出應役長老

驚歎以為數十年来所未有也是時輩類為州縣者多起取顯美先生治兩邑更七八年以不能樹援當路故名秩不進而其意亦已倦游因力請致事以歸時年才逾五十耳所蘊蓄蓋什不一試談者至今惜之先生受性介潔自為舉子抗志食貧不苟取予或要與俱請事於官曰不能少屈意以自潤耶先生不應拂衣徑去其人慚語人曰是子固狷士也居官益自矢清白自淄川入覲單車上道囊空無一錢父老為率邑中得數十緡

以獻竟賦詩卻之樂安民長鄉賦者歲餉令五百金先生亦峻謝焉比歸足不入公府所居委巷中有小圃雜蒔花木果蔬培壅灌沃勤而適時久之皆蔚然成林日倘佯嘯咏其間不一問世事喜讀書每得一編披玩不暫去手間為小詩辭致清婉亦善繪事而不輕作早歲頗少容晚更夷曠與客談讌常雍容欵洽雖率然啁笑亦雋永有味云粲與先生同里居為後進亦以仕齟齬早退而骯髒寡諧意獨親先生先生亦折輩行與交時

時相過從輒解衣槃礴竟日語笑飲酒相樂也至是自治壽藏於白蓮涇之世墓語粲曰吾年過七十旦暮從先人於是子為吾銘庶吾猶及見之也先生故所與游最善者文内翰徵仲徵仲為著傳擬之陶元亮當世以為知言銘曰　望其外阜如即其中廓如是維先生歸全之區傒後百年乘化以徂有知德者過其下尚曰此古獨行士之墓也而式諸乎

一蘭陳翁壽藏銘

一蘭翁作壽藏橫山下語其子曉曰吾老無所覬慕獨
念欲得當世之君子有道而能文者銘吾斯藏吾庶以
是不朽矣小子盍圖之於是曉詣余告曰是莫宜子者
因出所著事狀再拜以請余不得辭也為撮其略而書
焉翁名綱字宗憲姓陳氏世吳人大父本仕為蜀羅江
教諭子姓從宦學者因占數漢州以便進取父昌太學
生母水氏兄經中蜀省鄉試髙等翁生州之寓舍幼岐
嶷不凡從其父兄受尚書若毛氏詩輒了大義既而隨

父謁選京師道出華陰父暴病死逆旅中逆旅人不聽殯將野瘞之翁長跽哀號竟得成殮潜丐縣令護其喪間關達蜀翁時年十有五歲既壯乃克奉其母以父喪歸吳葬焉家儲無擔石所親有哀其貧者頗賙給之始出從事貿易久之足跡殆徧天下常經涉險阻瀕危而濟一日慨然曰奉先人遺體數履畏途以徼尺寸王陽獨何人哉自是不復出取故所讀書稍尋繹之里中人爭迎致為子弟師蓋翁雖嘗服賈而其韻度固蔚然儒

者也居家孝友念其父客死言輒灑泣養母極滋味每食必親省具乃進諸兄弟前卒者為收恤孤嫠咸令得所族子以罪戍邊翁為所詿累盡喪其資無幾微見顔色平生非其義弗苟取甞適濟南有袁丞者寓以百金道遇盜從者迸散翁獨彎弓射盜却之或説使匿其金曰第以盜為辭足矣翁不聽卒歸之他事多類此翁生天順壬午正月四日今年七十有九而聰明不衰娶蘇氏子男二人長曉縣學生次晴先卒女一人惟陳之先

蓋有隱德學諭君尤稱篤行壽且百歲至翁起孤童奮自樹立雖食貧以老而不隕厥問殆難能也已曉方發藻儒林有禄養之望焉天之報翁將在是乎始翁嘗讀琴史至猗蘭操意若有感焉者故自號一蘭余為銘以著其志銘曰　蘭生幽遐蹇獨芳兮弗紉而佩亦何傷兮有美若翁庸比德兮其胤則嘉秀而碩兮終為國香媚于后兮干禄百福用滋茂兮君子刻銘播厥芬兮後千百祀其永有聞兮

福濟觀重建呂純陽祠碑銘

福濟觀建呂僊純陽祠葢成化中道士郭宗衡始為之而武功徐公記其事云夫神僊窈惚不可知然觀王大猷所遇則又甚顯妙化玄蹟龍升霞舉孰能測識之哉余嘗聞純陽舉進士不第棄去遂學為僊是以乘三光遊帝庭為可致而土苴文章芻狗富貴視吾儒之論著琬琰勳勒鼎彝者果不足尚乎然真風靈惠又往往足以濟世而福民是故神明之異眖生人之别造也嘉靖

甲申呂祠火道士周北山再建焉棟宇鮮勝丹堊互照中設僊像旁翼蔭廡洞門神室鬱然雲開於是復為真境矣北山名以昂少學道獨扣玄宗洞究至理其閒神曠思翛然塵外而世之文章富貴舉無以溷其中然又慕儒行習孝友之綱敦禮義之節為時所重又嘗與高逸者遊詩酒彌日樂而忘倦然閒以神僊事則默且笑嗚呼是誠窈惚不可知邪抑有之而顧難測識邪若北山可謂學道而有得者矣祠成請銘於余余未暇也葢

又十餘年始克為之其辭曰　閶闔東褰虹橋西絡真
苑崇開新宮載作神居鸞峙靈堂虎躍雲構髙翔天工
巧削雄柱含虬文題引鶴日抱璇梁霞流琁閣邃宇乏
成洞房綺錯采絙周廊麗張夏幕銀牓初輝金函廼託
館伏蒼龍門呵朱雀星攀桂户風揺蘭薄蔽檻千禽翻
階萬萼絳府嵯峨玄蹤綽約龍駟四天行螭衣霧落鳳銜
紅節鱗吹紫鍔瓊女鳴簫玉童捧匀来往太清逍遥真
樂祥光一臨仁飈四廓福溥下民惠同上藥極壽乾坤

永標丹腰

雲南按察司經歴劉紹卿墓表

紹卿自太學生得按察司經歴銓注雲南先是余以給事中言事謫貴州都匀驛丞雲貴接壤皆古西南夷地貴州地尤瘠惡非人所居余行數月乃至境上屬盛夏暑雨所經由皆大山長坂下上勞憊盡日道無行人俄有騎而自後至者紹卿也與俱憩坐林樾間語相勞苦仰視山兩崖斗絶數百千丈色如積鐵霧氣浡浡起山

巔虎跡交錯道上紹卿憮然不樂余顧笑曰子悔來耶
丈夫不經此當何由知艱難子行矣紹卿亦笑且頷之
上馬去余至都匀會驛舍久廢僦居平越平越者雲貴
往來孔道也諸自雲南來者時時傳説有新官劉經歷
彊執不受請託蠻酋武官放恣淫虐不畏大官府獨難
劉經歷耳余聞之良喜自余去平越及歸吳中三四年
間與紹卿不相聞既而紹卿上計京師自廵撫大臣而
下署其考為諸幕官冣當遷秩矣廼有飛語聞吏部於

是以不謹罷則聞有按察官以細故相恨望實陰中之云紹卿自失官家居十餘年病卒卒後若干月且葬其子瑊詣余泣請表墓余許諾因為道往時事曰吾知若父久矣忍無以慰其死哉紹卿諱某先世家臨江國朝有編戍蘇衛者今為蘇人自其從祖父刑部尚書與清始起進士至大官父某母某氏紹卿生有至性十四喪父執喪循禮而力學工書事母以孝聞在雲南涖政明決上官才之事多倚成焉數平亭疑獄土官楊訓殺人

帥府桀黠奴高壁亦坐事當謫戍兩人要重貨投之不納卒案致如律千戶胡學詩戕其妻行賕要人脫罪一訊得實狀論死王髯者圉奪殺人道中郡吏名捕之一兵官子亦王姓而髯疑懼自髠為吏所録既誣服成獄矣紹卿往覆案立得殺人者而出兵官子歲饑督視平糶計會詳密而賑授必均民以不殍死閱視迤東諸郡庾積姦蠹為清他所建易尚多不悉紀令任職差久其功緒當益有可觀者顧僅逾一考輒以晻昧之過去談

者惜之或曰紹卿平生剛急少醖藉用此觸忤貴人卒見廢退斯自取之也非耶余謂不然夫仕在不失己耳乃禍福則有不可知者昔人有言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信矣今世仕者或工於語言日蒲伏公卿戶下拜起候望顏色然其人固自有利不利利則躐取華要不利則亦放棄流落死耳要之榮達有定分非必以諂傲為通塞也如紹卿輩蒙垢泯默以終者世亦何可勝道哉紹卿之卒以嘉靖丙午四月九日年五十二其葬處曰靈

巖鄉桃花塢室人郭氏余族姑之夫之女也一子即瑊
吴縣學生秀敏有文世其家

陸子餘集卷二